

第二章 《四朝代》 与 《四世同堂》 的人物形象比较

《四朝代》与《四世同堂》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都寄托了作者的爱与恨、褒与贬。分析比较两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部文学作品，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泰两国人民在生活习惯、风土习俗、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异同。

第一节 达岸与瑞宣比较

在《四朝代》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曼谷王朝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这三个朝代，着重讲述了帕洛伊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变故。这后半部中，帕洛伊的娘家，因其父亲去世而分崩离析。外部社会也动荡不安。西方文化的传入，促使社会变革加速。到了七世王时期，曾留学国外的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人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要求改变泰国现有的统治制度，于是发生了政变，使泰国由君主专制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而策划和领导政变的这些年轻人中就有帕洛伊的儿子达岸。

实际上，达岸应该算是帕洛伊的长子。但是由于布雷木在与帕洛伊成婚之前，布雷木已有了一个儿子欧恩，所以达岸就成了家里第二个孩子。而《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是祁家的第三代长孙。所以，达岸和欧恩在家庭的位置，有些相似又有些差别。达岸是属于《四朝代》所塑造的帕洛伊这个家庭的第二代，而祁瑞宣则是第三代。但达岸是第二代中的长子，祁瑞宣是第三代中的长孙，所以在辈分中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另外在两部作品中，这两个人物的角色位置也不一样。在《四朝代》中，达岸是在后半部中才出现的。他不是像帕洛伊那样的主要人物，只能算作次主要人物。而《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则是从作品一开始就已经出场了，而且瑞宣是贯穿整部作品的，算是作者刻画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四朝代》中，达岸这个人物，作者是从其出生和童年时候写起的。而《四世同堂》的祁瑞宣的童年生活，作者

并没有涉及到，而是一直表现成年后的瑞宣的心理和思想。

此外，他们的出身也是不同的。达岸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父亲获封拍耶的爵位，家庭生活一直都很优裕富足。虽然最后家庭遭到炮火的袭击，但是达岸及其家庭的生活也还是过得去的，至少温饱不成问题。而瑞宣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四世同堂的传统思想浓重的普通家庭，尽管开始的时候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是并不属于上层社会，而仅仅是下层社会中生活较好的那种。而到后来，由于日本人的统治，导致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以至于祁瑞宣的女儿妞子被而死。这就是两个人出身的不同。也正是这种出身的不同，才导致了两个人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和位置不同。达岸在家庭中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并不用担负起赡养老人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因为他的家庭条件优越，有很多积蓄，他并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而祁瑞宣则不同，不但要担负起赡养老人，而且还要担负起养育下一代的责任，所以祁瑞宣来自家庭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他对逃出去参加战斗犹豫不决的原因。

达岸曾经作为留学生，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思想接受得比较多。达岸在这一生中一共做过过两件比较离经叛道的事情。其一是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外国女子露西结婚；另一件事是参与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这两件事充分表明了，达岸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接受比较深入而全面。但是他在泰国的生活时间一长，他的这些西方思想界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泰国的传统思想。在达岸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泰西两种文化的矛盾结合。但最终还是泰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我们看一看下面的这几段描写就能够发现，在达岸身上西方文化的消退和泰国传统思想的逐渐回归。

一次，露西颇委屈地埋怨说，有的人只邀请达岸一个人去参加省会而不邀请自己。露西认为达岸竟然接受邀请是极大的罪过……

刚到泰国时，看起来两个人还相亲相爱，露西以一种新鲜、好奇的眼光看泰国：她所看到的每样事物，从大到很小的事物都是他惊喜，不过这只是暂时的，露西后来妈妈习惯了，也就渐渐讨厌了，特别讨厌泰国的天热、蚊虫叮咬、不方便和肮脏。至于达岸，开始时跟妻子并没有距

离，即使去工作，也是一下班就回家。如果需要外出，总是带上露西一块儿去。达岸努力使露西喜欢泰国，尽力让她在泰国生活得舒服。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达岸的努力只是一阵子，后来达岸就有些松懈了。有事去工作，却不按时回家，等到回来就深夜了……有时，即使按时回家，一有朋友驾车来接，达岸就急匆匆地应邀而去，而且单个儿去，把露西丢在家中。以致有时也使帕洛伊可怜露西，实际上，如果达岸娶个泰国妻子，这样对待，帕洛伊倒并不觉得怎样。^[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其实达岸对露西的感情无非是意识的新鲜和好奇所驱动的，当这种新鲜劲和好奇心过去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厌烦和讨厌的感觉。这正像出来泰国的露西对泰国的感觉变化是一样的。而且达岸对露西的感情变化，也正反映出了达岸对西方文化的感觉。而作为纯正泰国人的达岸，他与生俱来的思想就是泰国的这种享受舒适生活，男人主导女人的思想。所以当达岸又回到培育泰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后，他身上的那种对西方思想的新鲜好奇的感觉就会被冲淡，传统的泰国人思想又回归到他的身上。

露西毕竟不是泰国女子，她是生在西方长在西方，从里到外全是西式的。所以她要求达岸出去的时候带上她，她要求与男人平等。但是，达岸也毕竟不是西方人。所以在文化的冲突中，两个人的感情疏远了。由帕洛伊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泰国女人就是男子的附庸，男子如何对待都可以。而达岸的所有做法，都明确的表现出，回到泰国后，泰国的传统思想占据了主导，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西式思想全都消失殆尽了。所以我们说，达岸就是一个泰西文化的矛盾结合体。

《四世同堂》中的瑞宣虽然读过很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也学习过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他毕竟没有像达岸那样直接到国外留学。他所接受的是中式土壤中的西方教育。这样的教育知识启蒙式的，引导式的。并不能使他彻底的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他所接受和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而深深扎根在他身上的依然是家国天下的中式传统思想。中式的传统思想在他身上还是占据主要部分的。而且从瑞宣的行为方式，言语表现来看，他具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分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617

子的气质，尽管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书生的懦怯和犹豫不决的特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瑞宣和达岸一样，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是中式传统文化与西式文化的矛盾结合体。

他（瑞宣）很用功，对中国与西欧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有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做到乙，或者甚至于只能到丙或丁。他似乎有点女性，在行动上他总求全盘的体谅。举个例子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去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1]

这就是东方与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祁瑞宣，他跟达岸不一样，虽然他们都具有西方的思想，而且也都具有本国的传统思想，但是在性格上差别是很大的。达岸的性格虽然有些柔弱，更多的是果断。他想做就去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而瑞宣缺少的正是这种行动力。瑞宣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远远多于西方文化，这也是他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全盘考虑的原因所在。

而《四朝代》中的达岸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并不是一组平行线，而是两个有交叉点的人物。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战争。换句话说，《四朝代》中的达岸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都经历过同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四朝代》中的达岸所经历的“二战”，是泰国作为日本的盟友，是属于“轴心国”一方的。达岸经历的并非是“日本”的侵略，而是同盟国对泰国的狂轰滥炸。但同样是日本人占满整个城市。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0

新的战争爆发了。一开始，西洋人的飞机来曼谷轰炸了一两次。
……，看起来什么都可怕，这是草木皆兵：曼谷到处是日本人，灯火管制带来一片黑暗，还有一些听不清楚的、混乱的各种消息流传着，这一切都使人惊惧不已！^[1]

虽然，经历了战争，但是达岸并没有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冲动，而是一直是呆在家人身边的。既然连冲动都没有，更别说行动了。达岸经历二战时，没有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冲动和想法，而是守护在家人身边，这也说明了在他的观念中明显存有传统的个人和家庭观念，从而淡化了保家卫国的观念。

两三天后，达岸就只会人们在家里的草坪中挖了一个大的——能容纳全家人的——防空洞。挖防空洞的事，达岸曾告诉过帕洛伊费用很大。^[2]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达岸还是以家庭以亲人的安危为最重要的事情。在战争时，他从未考虑过要奔赴前线，要为保卫泰国而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达岸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生活无忧无虑，即使在战争期间，物价昂贵的时候，还能有钱去挖防空洞。这说明他没有能体会到贫民百姓那种家破人亡的痛苦，也没有能体会到贫民百姓那种走投无路的痛苦感觉。在这作为上层社会的贵族，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他们的本性就是自私和贪婪。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正好体现了贵族阶级的自私性。他们只顾自己的安危。其他人或者国家的安危，他们是可抛到脑后的。

《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同样经历了二战，日本人同样充斥了整个北京城。在战争中，瑞宣也同样是以自己的家庭为重。但是瑞宣与达岸不同，瑞宣是爱国的，在战争爆发后，瑞宣是怀着奔赴国难，捐躯卫国的冲动的。尽管这种想法一直都停留在想法阶段。而这种想法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最主要的就是家庭的拖累，他不能抛家弃子一走了之。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他是迫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900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907

不得已才无法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这与达岸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瑞宣的这种拖累，也源于他的浓重而传统的家族观念。在这一点上，多少与《四朝代》中的达岸有些类似。

他（瑞宣）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能再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几的人。母亲有病，禁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忘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做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下做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1]

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祁瑞宣，传统的家族观念和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头脑中。即使在国家沦亡的危难关头，他依然不能够放下这种家族观念。尽管他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再日本人的脚底下屈辱的生活，但是家族观念的影响，使他不得不去屈从于传统，屈从于家庭。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具有苟且偷生懦弱的文化特征的中国人。

老舍称祁瑞宣是新旧文化之间的钟摆，而且他也是中西文化之间的钟摆。这一点与《四朝代》中的达岸很相似。达岸同样是泰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泰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钟摆。因为这两个人都出生成长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祁瑞宣出生和成长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环境之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变革。西方文化也大量地涌入中国社会，而作为落后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祁瑞宣就是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想碰撞的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31

漩涡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而达岸也同样是在泰国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出生和成长的。达岸出生在六世王时期，从五世王时期开始西方文化就已经远远不断的涌入泰国，为了泰国的发展和进步，五世王便开始了各个方面的改革。而到了六世王时期，改革幅度也在不断的加大，西方文化在泰国也越来越多。到了七世王时期，发生了政变，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原来的君主制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到了八世王时期，社会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达岸就是在这样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旧与新，泰与西的融合。他也是一个钟摆式的人。

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瑞宣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清醒的爱国者。他在民族危亡之时，他虽自己未能奔赴国难，但是他懂得抗日救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他设法帮老三瑞全逃出北平，动员刘师傅、小崔、长顺、瑞丰、高弟等等人逃出北平，并未刘师傅和高弟等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收听广播，时刻关注着战事动向和国家命运。正是这种爱国之情和自己不能出走去抗日救国。使瑞宣的心理十分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生出了“恨”。这种恨，一是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恨，二是对自己没出息懦弱，没能抛弃妻子奔赴国难的恨。《四朝代》中的达岸同样是爱国的，他对自己的国家也充满着爱，为国家的前途表示担忧，希望通过改变政体来达到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目的。

爱国的感情孩儿（达岸）是很强烈的。”达岸回道。“但我是忠于国王的，而且常常想到陛下的恩泽，未尝稍有褻渎。”^[1]

达岸虽然爱国，但是当泰国遭受战争时，他并没有像《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那样，为不能奔赴前线，就国家于危难中而感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在战争时，他牵挂家人的安危，但是他内心并没有想瑞宣对日本或同盟国或者泰奸产生怨恨，他更没有因为未能奔赴前线参加抗战，未能为拯救国家付出自己的力量而产生怨恨。这可能跟泰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系。

总之，《四朝代》中的达岸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无论在性格，思想，还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649

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上，都有着些许的相似性。但是两个人是属于不同国家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事属于不同阶层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不同之处。

第二节 帕洛伊与韵梅比较

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人物，描写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环境影响下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际遇。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人物就是帕洛伊。

帕洛伊是克立·巴莫亲王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几乎接近完美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灵。可以说帕洛伊是上天创造的美的化身，善的化身。她的身上具备着东方道德所要求的所有女性的良好品德。帕洛伊端庄秀丽、温和慈爱、贤良淑德。

帕洛伊出生在五世王统治鼎盛时期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在泰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孝顺父母、关爱兄弟姐妹，对国王和王室忠心耿耿，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爱情归宿和物质生活。对帕洛伊传统品德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宫中生活的那几年。在宫中，帕洛伊不仅学会了插花、打扇等宫廷手工艺，而且还学会了烹制美食等，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培养了她的传统美德。帕洛伊长到十八岁的时候，接受了父亲和贵妃的建议，嫁给了华裔青年布雷木。结婚之后，她与布雷木育有两子一女。

可以说，从小说的一开始到结束，帕洛伊都是生活在爱的光辉中的，这种爱包括爱人和被爱。所以，在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下，帕洛伊拥有着善良博爱隐忍的性格。小时候，帕洛伊就很善良和孝顺，并因此得到父亲的疼爱；进宫之后，也因为忠诚、勤恳与灵巧得到了贵妃的宠爱，成为贵妃的贴身侍女。帕洛伊并未因得宠而骄傲而不可一世，依然温文尔雅，依然心地善良，而且也懂得感恩。这是这种被爱的境遇造就了帕洛伊善良的天性。

帕洛伊承受着爱的甘霖，又将自己的爱的阳光普洒给其他人。这包括对国王和贵妃的忠诚，对父亲和兄弟姐妹及其朋友的关心照顾。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

论苦乐荣辱，帕洛伊始终都以羔羊一般的顺从献心于国王这一人格化的偶像。她的成人落髻仪式由贵妃操办，终身大事听从贵妃安排。她时时教育自己的儿女忠于国王，自己重病卧床仍撑持着迎驾国王，以一窥龙颜为福。在亲人之情这部分爱中，帕洛伊不仅完全达到了世间人伦的完美境界，更升华到一种宗教的境界。她爱自己的父母，爱兄弟姊妹，爱丈夫布雷木，爱自己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女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佛教的无我、虚空的殿堂。尤其是她对负心男友访昂的理解和遗忘，对丈夫婚前荒唐事的容忍而加倍疼爱布雷木前妻生的儿子欧思，以及对同父异母的姐姐抚恩的宽恕是真正达到了佛教所说的摒除自我欲望、常乐我静、超凡入圣的境界：她那种豁达大度、心平气和地对待善恶恩怨、生死是非，乃是东方伦理道德所放出的最华美的光彩。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帕洛伊是东方道德美的最完美体现，谁都会热泪盈眶地为她唱一曲赞美之歌。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韵梅形象，也是老舍笔下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老舍心目中最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朴实善良、温顺贤淑、遵礼守节、任劳任怨。自从嫁给了祁瑞宣之后，整日操持着祁家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等日常琐事。她很少出门，厨房是她在的最多的地方，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她自始至终都本本分分的做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她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做些什么和该怎么做，所以男人的事情她从来不参与。虽然她从来不过问除了家庭琐事之外的事情，但是家里每个人的举动都牵动着她的心。

韵梅是在传统的理念教育下长大的。古人讲：“女子无才便是德”。韵梅并没有读过什么书，甚至连名字都是后来瑞宣给起的。因为这样，韵梅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瑞宣之间的差距。所以，她尽量以忍耐、勤劳和贤淑来弥补这种差距。虽然她与瑞宣是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结为连理的，但是她却打心底里真诚地爱着丈夫瑞宣。为了这个家庭，为了丈夫，她可以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从来不求什么回报，也从来没有过怨言和抱怨，她只管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默默地在心里流泪。她用忍耐和微笑来面对和化解一切矛盾和困难。她在困难和痛苦面前是坚强而勇敢的，她从来没有被困难和痛苦吓倒过。不管战争是生活变得如何艰难，韵梅都咬紧牙关，面带微笑，将眼泪咽进肚子里。

她的丈夫瑞宣被抓走后，她在心里暗暗地盘算着：“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也须尽她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她的胆子不大，但是真面对面的遇见了鬼，她也只好闯上前去。”北平城的粮食被日军掠夺，市民面临人为的饥荒。韵梅，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家门的女人，为了家人能够吃上共和面，乱哄哄而拥挤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她的腿来了新的力气，勇敢地立在那里，好象生了根”。在家庭陷入窘境的时候，她勇敢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把家庭的一切照顾的井井有序。

到小说的最后，韵梅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整天围着厨房转的韵梅，以前厨房是她的本营，院子就是她的世界。到了国家危亡、民族沦陷的时刻，韵梅把自己锻炼得更为坚强，心胸也更为宽广。现在她的目光已经不仅仅盯在家庭琐事上了，她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装进了自己的心里，已由一个传统的旧式家庭主妇，转变成了新时代的女性。

老舍塑造的韵梅是一个遵循“三纲五常”的传统的女性，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性，在战乱的年代，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却在平凡的家庭琐事中，做出了令人敬佩的举动。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向世界向日本帝国主义宣告，中华民族是压不倒的。

韵梅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女性，这种爱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儿女和老人上，还表现在对待街坊邻居和家里的其他成员上。瑞丰好吃懒做、为人鄙俗，多次置危难中的家人于不顾。当他丢了官，又被妻子甩掉之后，厚颜无耻地回到家中时，韵梅并没有对他显示出丝毫的鄙夷之色。而当瑞丰跟韵梅索要零花钱时，韵梅也还是千方百计地省出一些钱来给他。这充分显示了韵梅的博爱之心。当刘师傅逃进城去抗日，瑞宣答应在经济上帮助刘师傅的妻子。每次瑞宣给刘师傅妻子钱时，韵梅并没有任何怨言，即使自己家庭非常困难，也是如此。在钱家遭难时，韵梅的种种表现和举动，体现了她对街坊邻居的爱。

最终韵梅在最困难时期表现出的沉着镇定以及勇敢的精神，也成了家庭中众多男性的精神支柱。韵梅的活动空间虽然只是小小的厨房，忙碌操心的也不过是一家大小的吃住，但这些行为在老舍眼中却无异于战场杀敌的女英雄，他借着瑞宣的口高度赞扬了韵梅：

“瑞宣已不再注意她的外表，而老老实实的拿她当作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妻，主妇，媳妇，母亲 是的，尽管她没有骑着快马，荷着洋枪，象那些东北的女英雄们，在森林或旷野，与敌人血战；也不象乡间的妇女那样因男人去从军，而担任起筑路，耕田，抢救伤兵的工作；可是她也没象胖菊子那样因贪图富贵而逼丈夫去作汉奸，或冠招弟那样用身体去换取美好的吃穿；她老微笑着去操作，不抱怨吃的苦，穿的破，她也是一种战士。”^[1]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韵梅形象与克立·巴莫亲王塑造的帕洛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帕洛伊和韵梅都是受着传统文化熏陶长大的女性。在她们思想中，都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是属于家庭和孩子的。韵梅和帕洛伊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生都是生活在家庭之中，她们都没有参与过社会活动，或者说是国家的活动，因为她们认为这些都是男人们的事情，与她们没有多大的干系。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家照顾家庭，相夫教子。而她们都遵从着“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尽管帕洛伊和韵梅是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不同，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也起到过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泰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很相似。韵梅在未成家时是附属于父亲的，父亲说的话是必须要听的；嫁给了祁瑞宣之后，她脱离了父亲，但却成了瑞宣的附属，所以在家里瑞宣说什么，韵梅都静静地听着，甚至家里的其他男人谈话，她也只是静静地听着，从来不发表意见。这就表现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对她的影响。同样，帕洛伊在没进皇宫之前，她是属于父亲的，不仅仅是她，她的妈妈，甚至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属于他父亲的，父亲的命令一定要遵从。进入皇宫之后，她是属于贵妃的，贵妃的话就要遵从。在结婚之后，丈夫布雷木就成了帕洛伊的支柱和依靠，布雷木的话，帕洛伊也要遵从，她不能去干涉布雷木所做的任何决定。在布雷木死后，她甚至成了儿子的附属，虽然帕洛伊不用对儿子惟命是从，但是儿子却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支柱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887

和依靠。这表现出帕洛伊在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三从四德”的思想。由于传统思想和道德的影响，韵梅和帕洛伊都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她们所学习的都是当时的女性所必须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做家务等等。

韵梅和帕洛伊都是两位男性作家塑造的人物。这两个人物都是两位作家心目中的完美的理想女性形象。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心目中理想女性所具备的特征和两国人民的审美心理和标准。由韵梅和帕洛伊，我们可以看出，同属于东方国家的中国和泰国，在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韵梅和帕洛伊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似之处，她们有着充满了博爱的心灵。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对街坊邻居，或者是其他人，她们都始终表现出了友好和爱心。她们从来不与人斤斤计较，从来不与人恶语相向。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也从来都是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例如，韵梅对待瑞丰的态度，以及韵梅对待胖菊子的态度，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韵梅的那种博爱，尽管瑞丰和胖菊子没做过什么好事，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友好地对待他们。帕洛伊也是一样的，尽管以前抚恩大姐对她一直不好，但在晚年时，她不计前嫌，帮助抚恩大姐赎回了房子，而且还承担起了赡养抚恩的义务。

但是韵梅和帕洛伊毕竟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人，所以她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相异之处。尽管韵梅和帕洛伊都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代，都经历了战争，她们出生的年代都是封建社会，但是韵梅和帕洛伊一个出生在中国，一个出生在泰国。两国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也是不同的，所以她们的性格也有些不同。韵梅与帕洛伊同样是具有忍耐顺从、温文贤良的性格，但是帕洛伊缺少的是韵梅的勇敢沉着，以及坚韧不屈。在面对困难痛苦和灾难时，帕洛伊显得有些软弱，她不能承受住打击，这也是她最后病逝与绝望的原因所在。韵梅是沉着坚强勇敢的，她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大的。韵梅和帕洛伊都具有丧子的悲惨经历。虽然在丧子之后，她们都非常悲痛，但是韵梅和帕洛伊变现出来的心理承受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韵梅的女儿的死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在丧女之痛中，帕洛伊产生的是一种对战争对敌人的愤恨，这种愤恨使她更坚强更勇敢，也是她更决心要与敌人抗争。而帕洛伊的儿子的死，与战争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但

是帕洛伊在儿子死后感到的却是绝望，她并没有产生要抗争的决心和意识。

再者，韵梅并不像帕洛伊那样出生于贵族家庭，韵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贫民百姓，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她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物，而帕洛伊则属于上层社会。韵梅生活中所接触的也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甚至只限于居住在小羊圈胡同的人们。而帕洛伊由于属于上层社会，所以他接触的也多是同处于上层社会的贵族人士。如帕洛伊的密友翠伊家族，布雷木家族，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属于上层社会的贵族，所以帕洛伊体会不到底层人民的痛苦。韵梅这样的底层人民也是难以想象上层社会的生活是何等的奢靡。因为她们两个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这两个阶层是相互对立的。

帕洛伊和韵梅的人生经历是不同的。帕洛伊和韵梅虽然都出生在封建社会，但是两个人的经历和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韵梅的童年及少年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正面描述，所以我们不过多地评论。帕洛伊的童年及少年的生活情况在小说中描写一清二楚。帕洛伊出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贵族，母亲并不是父亲的正室，而是侧室。所以帕洛伊不是嫡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而韵梅的出生，由此我们推想可知，她应该是嫡生之女，在家庭的地位和处境要比帕洛伊好一些。而帕洛伊由于母亲的原因，被送到了皇宫里面去当侍女，也正是在皇宫的这段时间，帕洛伊才接收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韵梅并没有进入过皇宫，她所受的传统教育，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帕洛伊的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也经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而韵梅的生活中，并没有经历这种朝代的更替，她经历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而且她并未经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如此强烈的冲击，经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变化和痛苦。而帕洛伊更多的是经受着心灵和思想上的痛苦。最后帕洛伊在听到八世王崩逝的消息后，感到了绝望。这中绝望，是思想和心灵上的绝望，而绝非身体上的不支。

两位作者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寄托或者说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老舍想通过韵梅这个形象，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母性”情节，更进一步说，作者要通过韵梅这一形象，来表现中国普通妇女的美好品德和坚强不屈的品格，预示着中华民族是不会轻易被打垮的。中国是有希望的。而克立·巴莫亲王通过塑造帕洛伊这一活菩萨式的完美女性，主要是为

了表达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的贵族生活的怀念，对传统贵族生活的一种赞美。作者并没有想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来表现普通女性的某些美好品德，而是想通过这一形象，告诉人们，传统的封建贵族的生活或者君主制的统治是多么令人怀念。所以作品中的帕洛伊才会对一代又一代国王的逝世表现出痛心的悲伤和无限的怀念。这也可以看出，帕洛伊是非常忠于国王、忠于皇室、忠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而韵梅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度远远不及帕洛伊。

在管教子女上，韵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她要求子女不能够有坏的习惯，她爱孩子，但却从来不溺爱她们。她没有用传统的思想去教育孩子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她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上去教育孩子的。她教育孩子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而帕洛伊在教育孩子上面，与韵梅是不同的，帕洛伊爱孩子，甚至有些溺爱。例如奥德不想去工作，她就允许奥德呆在家里。她还教育孩子要忠于国王，忠于皇室，不要忘记国王的恩德。虽然说这有一种知恩不忘的美德在里面，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忠于传统忠于封建，不求变革的思想。

总之，帕洛伊是一个温良柔顺、宽慈仁厚的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不谈什么理想，一切随缘。她和当时封建社会下的所有妇女一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她始终都要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去接受长辈们的安排。她从小就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而也就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把忠于国王，忠于皇室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信念。她并不考虑也不想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只把自己的忠贞和信仰看成是永恒的标准。她是封建社会妇女的典型，女人结婚前听从家长，婚后听从丈夫，敬仰国王，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发展趋势，只管做到相夫教子，服侍好丈夫，同时做好子女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按照封建社会制度管理下循规蹈矩的生活，这就是当时社会妇女的地位和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帕洛伊一生的处世态度，可以总结为两个内涵“顺从”和“宽容”。这也是封建社会下妇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作为帕洛伊性格特征中的这种“顺从”和“宽容”，反映了在封建制度下泰国民族思想文化的普遍现状，一方面固然表明了作者对理想人格追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传达出作者对现存制度文化的改革主张。

应该指出，作为封建制度下封建文化“精神支柱”的宗教伦理道德观，不能不说是一种完备的、根深蒂固的、最坚韧的“文化力”，它维护封建伦常关系及弥合宗法等级间的裂痕，起到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和勇气的作用。它在封建经济建设中，在维持和巩固封建秩序上，在调节人际与社会运行的关系间，无不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以封建文化为背景的“道德”观念，通过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途径达到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的完整实现。然而，历史以其必然的进程发展着，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前所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拉开了泰国历史的新序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封建经济结构的被破坏，泰国王室的封建宗法统治已不稳固，愈渐露其虚弱。也表现出帕洛伊和很多女性无力改变现实，接受到无力的虚弱。^[1]

韵梅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接受着“三从四德”的教育。而韵梅的表现也无愧于贤妻良母的称号。在她的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诸多的没得。她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比那些受过教育的妇女要高明得多。虽然她很平凡，很普通，但是她很能忍耐，很勤劳，又很勇敢。她每天在厨房里与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她努力地让祁家每一个人在艰难的岁月中都能感受到一点家的温馨。战争的岁月，使她得到了锻炼，开阔了眼界。也使她从一个只知道操持家务和柴米油盐的居家妇女，变成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女人；由一个只知道关心自己家人的不幸的人慢慢的发展到开始关注周围邻里人的安全。韵梅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但是她做人有她自己的原则，又是一个勇敢沉着的女人，当丈夫被抓走后，全家人都慌了神，唯独她没有慌乱，而是很坚决地去想办法救自己的丈夫。韵梅是勇敢而沉着的，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正是这一次灾难性的战争，唤醒了韵梅，也唤醒了祁瑞宣，让他们从封闭的家庭模式当中走出来，开始关注邻居和国家的命运。韵梅不但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而且尽到了一个母亲责任，更将做儿媳的角色做的有声有色，同时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她也渐渐地觉醒，并未中华民族的抗战贡献了自

[1] 吴漂兰.一个时代的记忆——克立·巴莫《四朝代》研究. 云南大学.2011.5

己的力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韵梅也真真正正地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了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革命者。

